



困學紀聞注

15
495
12止



困學紀聞注

15
495
12t

門仁 5
孫 495
卷 12止

東宮書
學校圖書

後
4
2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

建儲非以私親所以

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

案此神宗立哲宗為

皇太子制宋文鑑取之

蓋出於此

全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肝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

案唐賈曾草元宗册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鄧潤甫名温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諡安惠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

閻按去邪蒿北齊邢峙傳太子事

韓詩外傳周公

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元圻案北齊書邢峙

傳時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時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 方心擘云五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

處宜作燕重雀輕 抑易處不在衡耶 陸農師 名佃放翁之祖 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一鴻遠欲審別其飛翔

對語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易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案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誤文也 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用之 陸農師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今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東

越侮食○元圻案說文虫部蜃古沓切注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蜃蛤古合切亦作蜃 文心雕龍鍊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 螢火賦序 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

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二百七十

曰筆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營據龍躡集風雲於地紀盧嶽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

繼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 桓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敘縣

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案余友王汾原曰禮記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柩掩不能飲焉鄭訓能為忍盈川蓋本於此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

粟之雞此聯不知見何文當攷對的語工元圻案北史畢眾敬傳眾敬小字余東平須昌人也子元賓拜兗州

刺史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邛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曰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濞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嶲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璠翕子璠後漢書作湍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國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季珪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瑰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瑰盧前謙也今存十

卷 四庫全書著錄

蘇許公授齊澣紫微舍人制右掖司言符光於五字常袞表五

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英華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

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

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閻按本出郭預世語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誤○案世

語云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圻案

求改職表云乏鍾會五字之微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

五字表不記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袞謝除制誥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墀五字非工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蘇頲字延碩武

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

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

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子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子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子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子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尤文簡公表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於仁宗之世則爲巧言耳○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五別集類樂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今皆不在集中蓋方平

別有五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 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僅存梁谿遺稿一卷乃康熙中尤侗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

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温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元圻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文定此制及前二勅詔宋文鑑俱未收

端平元年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

俞全云咨夔○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爲中書舍人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

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

之除在至和元年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

當如此元圻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書錄解題別集類平齋集二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今 四庫全書著錄

慶元寧宗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

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

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桓傳注禮君於臣不

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老臣不名說苑臣術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

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度宗初嗣榮王賜詔書

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全云鄭文肅公混一字補之慶元黨人

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鄭人陳朝輔註云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德祐元年議建藩屏以強王室慶元黨禁鄭湜草趙汝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惻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 追貶秦檜周南仲全云代草制云兵於

五材誰能去之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首弛邊

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忍忘君父之

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傳三十三年晉先軫曰

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

復幾於失刑 閣按南遷錄實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實傳是樓云 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 全云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僞胄已誅非牽復也未史亦誤 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其臣順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以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偽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偽著作郎張師顏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曰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

能既而衛溼被命草詔云云涇見適舉似誤為墟為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為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爵易諡勅中衛涇字清叔華亭人徙崑山南仲端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諡文節著後樂集四庫全書皆著錄何氏欲改諸人為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隣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

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聞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此王敦語見晉

書衛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

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

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惟上知府劉學士啓有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句 陸務觀嘗摘其

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

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

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何

武平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准則真誤矣○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檄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為年名也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案短長字用晉李密陳情表中語 曾文清全云茶山先生幾字吉甫 求歸侍云朝

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

曷敢弭忘元圻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定武夷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康侯撰其辭曰試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纒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四庫書不著錄會吉甫茶山集八卷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宋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册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集證

魏志鄧哀王冲傳冲字蒼舒時孫權會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元圻案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與居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詔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册周王為并州都督文作議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萊難悟閻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改萊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啓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卯

本同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傳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留柳卯同用此

字以從聲故也與日閻按南史賈希辰卯字同音異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閻校作挑

菜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菜語○元圻案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邨魯呂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邨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曰邨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梓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古文苑載邯鄲淳曹娥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壺白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巨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越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憶憶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

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野處草梁叔子全云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

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

草葉顛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

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

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元圻案劉禹錫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曰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 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下 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 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然故佳初寮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

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此宋人猶能剪裁皆全

元圻案世說言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 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初寮集今存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宣四年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昭二十八年

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襄二十六年伯與合要而范宣左

右襄十年 何云此未穩魯昭之馬將為櫝昭二十九年衛懿之鶴有乘

軒閔二年 何云此聯去將有一字為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成二年晉侯

請隧而襄王與之田信二十五年星已一終魯君之歲襄九年

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襄三

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哀十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

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年何云二句工矣而事不類虞不臘矣信五年吳

其治乎哀二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賜鄭以金盟無

鑄兵信十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鳥鳴亳社伯姬卒襄十

三年 閏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做鬼神之事也○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謂歐陽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誣論云云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兩制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神爵之頌孝

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

全云見宋文鑑六十三按論衡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

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

諷何云侯諷當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閻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紆為上等鮑防于召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元圻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召作御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存元獻遺文一卷 四庫全書著錄

寧閻按寧當皇服藥赦文陳閻按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

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全云閻改亦未可據侯攷○元

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一聯亦謂陳正甫之辭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下謂程學士坳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已之欲人以爲畫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閻改未可據

盧思道 在齊為百官 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 全文見初學記二 常袞 中書門下 賀雪云重

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

之候 全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 皆儷語之工者 元圻案文選張衡西京賦大夏耽耽九戶開闢注大有

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 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

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 管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

要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號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脈理也膏土潤也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 為近利市三賄 方樸山云玉篇載說卦作近市利三倍

左傳 昭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 難為人出表記 君子以義度八則難為人 擔負出詩

玄鳥箋 百祿是荷箋謂擔負天之多福 折閱出荀子 脩身篇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生活出

孟子家數出墨子 尚同篇天下為家數也甚多 服事出周禮大司徒

十有二 伏事出陸士衡詩 為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誰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 分付出

漢 游俠 原涉傳 分付諸客 交代出蓋寬饒傳 及歲盡交代 又白虎

萬物之始 區處出黃霸傳 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又張敞傳敞以

交代之處 多謝出趙廣漢傳 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 丁寧出詩采薇箋 丁寧

之所 歸期定其心也 方樸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著于丁寧語 案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有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之語 什物出

後漢宣秉傳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為什物 自由出

五行志 一切事自由初不恤錄 曉示出 循吏童恢傳 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隨

令曉示 主者出劉陶傳 事付主者又主者旦夕迫促 閻按亦見劉陶傳前樂巴傳 方樸山云已見陳丞相世

康居王 家 樂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 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 意智出鮮卑傳 蔡邕諫伐鮮卑議

健 舉末出樂巴傳 雖幹吏舉末皆課令習讀程式 告示出荀子 原注仁者好告示人○榮

辱篇○閣按 布施出周語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今仁作人 主術訓為惠者尚布施也 比較出齊

語合羣夢比較民之有道者 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皆官師 當日出晉語史黜曰主將適

地土出左傳越語閣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按地主歸餽見哀十二年○越語四

相於出晉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又孔融書簡僻疾動不得

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長進出和

嶠傳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三國志吳張昭傳長子承勤於長進 消息出魏少帝紀齊

夫出王肅傳閣按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道功夫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

手下出太史慈傳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又曰卿手下兵

牢固出陸抗傳吾室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 鄭重

出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分外出魏程曉上疏程曉傳上不

小却出宋紀閣按出武帝紀○武紀下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間介出馬

笛賦原注間介無 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躡夷之儀婁羅之辯○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老措大毋安沮吾軍○閣按已見通鑑唐文宗考異 何云寒山詩已有措大

假開出王峻傳侯假開當為卿行 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無逸注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商量出易商兌

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原注不能宣備○見文選 生人

注商量裁制之謂

字 集證寒山子詩簡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通鑑唐紀文宗大和九年

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寓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

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

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慎由歸

遂余膝 其事 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 晉書天文志凡五星 古老出書

不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吉又唐柳仲郢傳醫有本色官

表曰宣太平之風化聽古老之謠謠

十一

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私名出列子黃帝篇晉

曰子華善養私家公出莊子原注主人公也○寓言篇家公執席妻

家訓風操篇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致意出晉簡文

紀閣按亦出孫綽傳○簡文紀帝謂郗超曰致意尊公孫綽傳桓温

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合慶傳語收拾出光武紀吏

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尋思出循劉矩傳目為忿恚可忍縣官

不審出韓詩外傳閣按不審為晏子語○外傳八晏子仰而問

世情出纏子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

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榻來出思元

賦閣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榻來歸耕永自疎○文選張衡思元賦迴

和買出左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榻至武王曰將以甲子

傳正義昭十六年正義買阿誰出蜀龐統傳向者之論

休出史記孫武傳將軍罷休就舍慚愧出齊語大國慚愧

安排出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化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簡稽鄉民注見在出夏彙人注亡者關之注闕猶除也弓弩矢箠

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孩兒出書康誥注愛養人如安

境出曲禮正義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牽帥出左

傳襄十年牽帥老先輩出詩采薇箋今薇生矣先如今出秋

杜箋征夫如今已居士出玉藻居士錦帶注居可人出雜記

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

人出漢京房傳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漢地理志代郡寄居

出息夫躬傳歸國未有第某甲出周禮天職內注若

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
官某事 嵇康家誠曰某甲者知我事
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
也 王莽傳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兩道士義似異
主人公出史

記范睢傳 閻按范睢傳作翁
○主人翁習知之
小家子出漢霍光傳 使樂成
小家子

得幸 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 閻按秦始皇本紀吾
將軍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歸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 苞見東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
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吳志周魴傳魴誘曹休曰今
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

丙吉傳 原注至今
十八九矣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 方樸山云前漢匡衡
疏已有廣心浩大語

○馬廖傳浩大
之福莫尚於此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 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

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曰刃交集嘉乃擁做呂身
拜之請以死贖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 年紀出光武紀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 班固
兩都賦序神符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二義不同 雜碎出仲

長統傳 百家雜碎
請用從火 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 閻按兩手下
皆出注引江

表傳孫策語 何云手下前已出太史慈一條○呂範傳注江表傳策曰
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合少成多出中庸注 閻按中庸注無 方心醇云今夫天斯昭昭
之多節注言天地山川皆合少成多積小致

大今本注疏脫去五字耳○案衛湜禮記集說一百
三十四今夫天節引鄭注正有皆合少成多五字 若干出禮記曲

禮投壺 方樸山云禮記出於漢儒按漢賈誼傳陳政事疏已有若干
二字○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投壺

某賢于某若干純又儀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
賈誼政事疏制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若干出陳學何之

元傳 見之元所作梁典自
序如干二字凡六見 膠加出九辨 原注膠音豪加印加反○
宋玉九辨何况一國之事

矣亦多端 牢愁出揚雄傳 原注牢愁集韻愁音曹○漢書揚雄
而膠加 傳旁借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

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
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墨屎出列子 原注音眉癡○力命篇墨屎

於世般敬順釋文音眉癡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廣雅云墨音目屎
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

故 冗長出陸士衡文賦 故無取 無狀出史記夏本紀
乎冗長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三

蘇之治 水無狀 壁畫出淮南子 要略篇壁畫 人事之終始 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 宣八年陸氏釋文謀反開也今謂之細作 爾敘致出

世說 識鑿門王夷甫敘 致既快事加有理 留連出後漢劉陶傳 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

息耗出竇后紀 數呼相工問息耗見 后者皆言當大尊貴 已分出魏文帝書 魏志

王粲傳注太子與質書謂 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 物色出淮南子 閻按何不云出月令○ 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

察物色課比類月令仲 秋之月察物色必比類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 贊曰樂臣公學黃 帝老子其本師號

丈人 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 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注 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生

熟出莊子 天道篇生熟不盡 於前而積斂無涯 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

注 閻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 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發遣出陳寔傳 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 明帝紀發 遣邊人在內郡者 天然出賈逵傳 陛下通天然之 明建大聖之本 前書徐樂傳陛下天然之聖

寬仁 新鮮出太元 務次二新 鮮自求珍 鈍悶出淮南子 覽冥訓純温以 淪鈍悶以終若

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高誘注鈍悶無情也 誇張出列子 天瑞篇誇 張於世 惓惓出 王 洞簫

賦 惓惓瀾漫亡耦失疇注埤蒼曰惓 嚶寂靜也嚶嚶與惓惓音義同 近局出陶淵明詩 歸田園 居詩漉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 劉熙釋 名二釋言語篇曲局也相近局也 提撕出詩抑箋 親提撕 其耳 本貫

出晉江統論 閻按止有本種無本貫○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又曰申論發遣還其本域 十

字街出北史李庶傳 閻按庶附李諧傳○劉家在七 帝坊十字街 庶諧之子也 見錢出

漢書王嘉傳 賞賜節約外戚費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多也

梁簡文為子 大 辭封 公 當陽 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

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 何云二 語未工 又 為長子大器 讓宣城王表 云熙祖流

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

平原之封 原注荷戟入榛揚雄童鳥事熙 祖晉太子通字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似封

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

困學紀聞主 卷十九

十四

也何云在元帝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元圻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晉書愍懷太子傳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九年廢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之魏志明帝紀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為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集證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三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晉寧郡王

王元之禹偁到黃州謝上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

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謝表云志存

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公

是遂不得入見斯言可以立懦志間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

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曹植

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宋費衮梁溪漫志謂

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渺然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劉政為其父摯辯寃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書錄解題別集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為文類而聚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自筮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原注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原注戰國策何云見

職也可以為對問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開語曰狐非狐貉非貉傅景仁伯壽云烹羊烹

羔唯帶牛佩犢可對何本載閣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坻案漢西域傳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

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

鵲不為鵲也漢書龔遂傳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王汾原曰國語黍不黍稷不稷爾雅組似

組綸似綸亦可對傅伯壽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瑑刻孔章咸日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元坻案竹書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十五

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王岐公全云珪字禹王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

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名敦詩答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白

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何云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集證按張九齡處分十

道朝集使敕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運已如是○元圻案真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又倒用其法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華湯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臺閣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

鄭安晚再相閣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全云應參政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元圻案李燾續通鑑長編三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慮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平章軍國重事句下註云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為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唐節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長編一百十六仁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使節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文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黃伯庸名疇若豐城人為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

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原注上天同雲平地

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圻案招來衆俊獎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位激士氣於三軍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韓退之平

淮西碑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鶴林玉露六謂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云詞意壯切真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所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 周益公送黃伯庸疇若序曰豐城黃君伯庸為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編議論正大古賦恢闕碑誌詳雅四六溫淳是可爭文士之衡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東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

猶將宥之十世元圻案厚齋擬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羞其行庶幾成風

又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改又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亦用全句耿直之名秉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退之

平淮西碑迂齋樓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全云玉山先生汪應辰草制云念秦伯用孟

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

得頗收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元圻

案主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唐太宗封李勣英國公李靖衛國公 汪藻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蹇蹇而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語溫雅典實得王言體為近世第一淳溪蓋道夫先路也 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為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思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何云此宋人策

法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

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爰斯伯與敢忘稽首有

若號叔閣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爰斯伯與固
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閣天雖曰賢蓋視周
公而不及 何云不如但作雖遜罔賢

真文忠為原貨盜賊詔 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是撫諭江西寇曲赦詔 云弄潢池

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

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 陶侃說王貢曰天下寧有白頭賊乎

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元圻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濱遐遠不濡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 何云此句即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 獨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嵩留金

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圻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壁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 原注古未有對者 何云馬褐出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 左

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提襟見肘久困牛衣 漢書王章傳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一老設几以須熙

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原注二老杜衍

任布四臣韓富文會 閣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圻案長編二百六十八

十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會公亮手詔詢以待遇之禮禦備之方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謝幸啓云爰考

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

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元圻案此啓全

篇在東萊遺集卷二 唐書杜牧傳牧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 杜牧登樂樂游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 元和郡縣志七 黃州本春秋楚地後又為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因古黃國為名也又二十池州本漢鄆郡之或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為貴池開皇中于此置秋浦縣永泰二年江西觀察使李勉奏置池州取貴池以為州號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

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

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

草良貴稱賞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

馬于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 蔣良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謚忠文

眞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元圻案漢書內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寧無德不報其封

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瘡後五年代魏相為丞相 說苑復恩篇郭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 三國志十二魏何夔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

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 南塘名汝談著庸齋集 原本久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卷

鄭威愍公驥 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 徽宗年號 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

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元圻案楊 誠齋跋鄭

威愍公事曰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驥字潛公

傅至樂名自得已 見卷三 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銜銖况井眉之居

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全唐詩話鄴侯家傳云賦詩 曰青東門柳歲晏復惟悴楊國忠

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宋王得臣塵史劉禹錫 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

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 初重遊元都觀已盡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苦桃花淨盡菜花

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人之 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害 漢書游俠

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 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 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范成大不草 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交章論之莫濟不書 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予祠自此聲勢赫然無敢擾之者九年仍拜同 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范仲芑究之湯邦彥又劾其 姦職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卒于湖州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

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閻按何肥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 敘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

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 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何云

記是其人自述語宋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 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元圻案朱子跋

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勳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 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為之太息

杜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 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

謂正甫詩新奇工緻人所共喜 魏志管輅傳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 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翬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

閩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嬰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主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 東觀漢記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元圻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

者咸可觀也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頭九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 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

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

甫而遠求居易

何云不切○元圻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大

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曰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王邑嚴尤謂桓譚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何馬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韓文公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曰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以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求數月也以温生為才又羅而致之幕下

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參寥子唐關史上皇前郎中提
恃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值正郎在
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魯公
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
得進用 毛澤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書錄解題別集類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洛李若水清卿撰今存
三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

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鵝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圻案東坡以熙寧

辛亥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願君聞此
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鵝 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
酒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
間底事來驚夢裡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 安世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

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 何云對似新然不為工或答洪舜俞云

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

佩之詞 元圻案黃山谷上蘇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實託根
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
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
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木根在棄捐果何傷 秦少游贈妓婁東玉
水龍吟辭云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
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

之亦仁義而已矣 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有一聯而用四古人
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云云四
人語乃如一人語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鵝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鵝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幾猶疏

于朝况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元圻案唐書倪若水傳為汴州刺史

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鵲鵲鵲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民爭以賤人貴鳥為警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謫內使 倪若水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云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鵲鵲鵲鵲是貴也 孔戣事見前攷史四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粵誌

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秘書郎姜粵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言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博醉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 白樂天喜入新年自味云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 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 樓大防攻媿集跋姜氏上梁文藁云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國斯文之

主 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

原注 嘉熙 閏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

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

曰昔温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

雖窘而人子其順天

何云稍節元字即佳○元圻案晉書温嶠傳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以嶠為左長

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劉琨傳琨封廣武侯 蜀志諸葛傳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先主傳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 張南軒史論曰温太真忠義慷慨足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自後世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

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王燭此聯全本於此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

稱之

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 集證復齋漫錄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

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 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曰貨泉字爲白水真人 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膈上住

夏文莊

練

表云詩會餘紙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紙

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

奏啓

篇贊○何云餘錢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餘紙黃爲質白爲文彩○元圻案陸機詩疏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紙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焚軀

集證唐獨孤綬獨孤良器皆有放馴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爲韻○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

十月林邑獻馴象 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一難稱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元圻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爲雞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寧爲雞口毋爲牛後 此宋言數雞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 宋言字表文初名嶽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日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得遇如

周益公者葉少蘊且讓唐彥謙耳聞明主提三尺之句矣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

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晒之洪文敏邁

典舉聞之日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

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年號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

東坡船越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日其幸

不幸若此元所案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文選顏

延之應詔譙曲水詩航琛越水輦賈踰嶂東坡詩三句已過黃梅雨萬里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竄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

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禮記檀弓釋椎鑿而上輪人

議堂上之書莊子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全云鄭干之謂詰命之體南渡以來龍谿汪公平園周公號為冠冕菴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泠然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干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干之又云公詞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校清容輓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元所案鄭干之名真謝山所引干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亦第四卷跋語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

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開見後錄二十七謂漢李翁王稚子

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

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

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

隸續劉寬碑頗載圖畫全云隸續中有圖五卷即當日隸圖也不知何以誤入隸續中子為別出之集證洪适隸續載李翁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嘉禾有一人承甘露于喬木之下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橐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于兩闕之上高頤碑兩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沈作哲寓簡南豐跋漢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子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

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子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元圻案會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 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析里橋郁閣頌即西狹頌也李翁作李會明楊升菴曰慎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關高二丈餘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漢荆州刺史李剛墓剛字毅叔山陽如應麟所云也 水經注入黃水南有漢荆州刺史李剛墓剛字毅叔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於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 唐張彦遠歷代名畫記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中與帝相列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吳人也明帝之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宋宗炳字少文南陽沮陽人善書畫好山水結宇衡山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 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纈房子何云注

御綿 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見太平御覽八

九 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案此條今本水經注所無○集

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又引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元圻案古文苑五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聞之驚愕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 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泝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 書錄解題總集類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婺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 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 董仲舒廟災對 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 原注成 實論 行惡見樂為惡未熟

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集證隋書經籍志鳩摩羅什譯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元圻案宋俞成元德瑩雪菴說引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

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

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

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

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美集不載周益公題其後云上

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

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

加記述亦誤集證玉海三十四實錄至道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廣殿庭門廊樓閣凡四百五十五區寺額太宗御書也

慶歷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朔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為侈麗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因言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聖人之盛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脩太宗御書殿為寶奎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幸臣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云翔翬結字液金填畫騰虬龍于螭首潤雲霧于翠珉○元圻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奎殿頌曰舜欽此頌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上字宗王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邵公受詔書相國寺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慶歷五年拜同平章事封郟國公諡文簡宋史有傳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

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一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

院莫儔獨宿集證宋周輝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

其敏鄧溫伯為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十二道蓋敏而工其有腹藁耶○元圻案莫儔字壽期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第一靖康初為翰林學士使金留仕偽楚建炎初竄全州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王震會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理宗四年改元紹定十月史彌遠

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

命學士院撰述集證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楚芝蘭奏立太一宮每歲四立月祭祀命近臣攝事用幣冊祝無性

祭命道士行醮禮又命廷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衛守雍熙元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雍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圻案史記封禪書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親王初除有布政勝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勝某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

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內蓋

草制者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改元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勝威

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

唐朝諭領之制也集證諭節字唐蕭嵩遙領河南節度若封王或以國

如周魯或以州如充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

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

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宗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安懿王諱原注襄音讓慶元四年從

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

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單用襄字初不從言自不應避詔與下等推恩徐子儀嘉

定寧宗十四年改元嘉定

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

禮纂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

而薦于朝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考證即非本處有差未敢取放開院日知舉請與陞擢不數年

入館掌制閣按王氏父搗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俞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

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俞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

地官保氏注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并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纂人注此九巫皆當為筮字之

誤也巫咸謂筮衆心歡否○元圻案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徐鳳子儀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行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圖主司驚

異已實異等而未篇費用周禮巫咸為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徐後寓直玉堂 濮安懿王名允讓神宗本生父也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列子務內觀仲尼陸游字務

觀本此原注魏傅嘏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訓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

有學術魯直 方樸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文邦彥字或取此文與命名相配若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註以為

斷章之求乎又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為儀然字則仍美字也 集證鄒谷風箋湜湜持正貌○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

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放翁母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 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知務

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 項氏家說八黃庭堅字魯直馬永卿嬾真錄以為史克魯人也嘗引十六相以御宮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

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髮音緩晉有晏清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髮亞夫 全云晏氏之

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清也 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有西中郎將晏清又寧州刺史晏靜經義考晏淵孟子註佚曹學佺曰晏淵

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晦菴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集證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

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

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暉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雨而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鈺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圻案唐人有天晴景星見賦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睥睨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 蔽書樓校元板無一字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

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卑奪尊之服間可倚杵者言相

近於何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洵降降會莫知其終始○元圻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參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注 鄭 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

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啞孺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中路嬰兒句注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輔人注鮒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閩按楊升菴廣之曰

大戴禮記蕭氏之根蘗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元圻案小雅鶴鳴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帛魚鱓鱓又云有鱓鱓鱓本有鯢即白魚也元圻

案古文苑一載石鼓文第二云帛魚鱓鱓其鱓氏鮮黃帛其鱓又鮒又鱓其文不同 馬氏鼓書樓校云有鱓元板作有鯢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 閩按國語云拇食指

將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 閩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

小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小牢饋食云季指○元圻案宣四年正義

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也定十四年左傳闕閭傷將指取其一屢註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屢謂
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
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
所謂蹠蹠指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
李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拇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莊子駢拇枝指出
乎性哉注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手有六指也余兄靜軒曰
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
則接苗也四覆且也六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
接苗猶人之四指覆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兗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

序略曰予聞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
筐織文徐籛元織編荆籛元練機組豫籛織續青籛壓絲皆繭物也而桑土
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
皆得之兗人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
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次韻王翬見寄城詩云去住出人

真水母簞瓢粗足似叢書樓校似元板作亦山雌何云用法言○元圻案文選江賦注引南越志

曰海岸閒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揚子法言脩身篇
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
山雌也閑閣在下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

殷芸小說蔡司徒案晉書蔡謏傳字道明康帝時領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

住參佐廨問本脫廨字今從何本備中二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

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茹屋老三間簡齋詠詩士龍

同此屋三間又寓居劉倉廨中晚步詩云士衡去國三間屋問按簡齋陳與

義號○元圻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
言多恍惚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
官至參知政事蹟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
著于東頭我西頭書事云五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

原注

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類葱葛藍軍達菱薤又泥婆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誤為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

見左傳

尸子亦云

醫詢

案原注詢音叩

者秦之良醫

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醜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諺 集證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座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背腫謂詢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子委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

原注呂氏春秋

岐伯祖世之師曰儻貸季

原注素問

上古醫

曰苗父

原注說苑醫集證曰呂覽勿躬篇曰太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

閩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樾應劭曰黃帝時

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素問上古使執事季里色派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樾子之方能如此乎淮南人間訓扁鵲俞樾之巧注俞樾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元圻案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號候篇上古醫曰弟父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為眾推服

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柎樛也

原注葵字襲明子柎字和伯樛字迂仲

里居

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

原注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

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元圻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云云 周益公集直顯謨閣黃公墓誌曰公諱石字圯老温州平陽人中進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為眾推服云云 今東萊詩集無寄和伯迂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五古一首又送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 胡

原仲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邈迤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從弟欄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宜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欄先君子于少穎為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蓋往焉遂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疇昔振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

思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元折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晦翁同甫黃中子靜之事乎○元折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論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

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

以厲澆俗

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折案陸放翁跋書請身使北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三子周益公跋歐陽澈遺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澈云嗚呼澈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嗚以爲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蘭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傾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淳祐

理宗十七年

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

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

車誠

全云丙丁顛末見容齋隨筆○元折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溯自漢高十二年丙午至宋孝宗二十五年丁未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著其事變又謂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

道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臯羽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鉉翁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隨享元亨元彪隱于樸林九磔之間有柴氏四隱集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

潛復以自號

元圻案唐書張薦傳薦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員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氏讀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莊子外篇刻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唐有高彥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彥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贄為

陸贄

原注贄即陸淳非贄也○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元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論居南安十四年

磨衲集王公庭秀

閩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

作於紹興壬子攷其

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

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

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

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

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為師

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誠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

禍蕭艾不薶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

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

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靜公又學詩

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為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為一人非也○元圻案宋史鄭毅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此蓋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秘閣主管崇道觀有磨衲集此蓋全氏所云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為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鄭俠字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為圖狀發馬遞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觀圖長嘘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庾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荆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

案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

發唐陵者

溫韜也

溫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

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閻按此其有感

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元圻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羅靈卿唐義士傳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戍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楊璉真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二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邀里中少年若千輩收遺骸斷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薊城以藏為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幣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掉首禍北焉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 易陵骨者尚有林德陽字景職號霽山温州平陽人王英孫號脩竹會稽人即林霽山之友周公謹癸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黃梨洲以為尚有鄭朴翁謝皋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脩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皋羽則特聞其事而

歌詠以發之者也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

作諷姜后請愆

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況

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

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

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叔向

所以戒也 左傳昭三年 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

懼也 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德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在家常

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夙者也雞鳴咸盥櫛

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朝晏知家

之興廢呂子 成公禮說 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案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北齊李元忠

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本傳李密

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密字希邕元忠族弟

也即附見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

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見隋書藝術許智藏傳

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見中說天地篇

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

勃從之游盡得其要見唐書文藝傳上甄權以母病與弟立

言究習方書見唐書方技傳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

醫游遂窮其術見唐書王珪傳燾珪之孫也李逢吉父顏有鋼疾自

料醫藥遂通方書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顏父歸期有鋼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杜

鵬舉母疾與崔河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見唐書杜鵬漸傳鵬

舉鵬漸之父也同授今本鴻漸傳作因授可證其誤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

何云堯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間道

來奔之事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耳舍世祿為婁士乃絕口不言原注伯温子溥自禮

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温高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温記

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內耶

蘇魏公頌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

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

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何云程子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元圻案呂成公入越記曰

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下蒲左丞集十卷蒲宗孟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為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日慈二曰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

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

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

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

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 閩按

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注 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諸稱富者云云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

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

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

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閩按二年改用

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士之有誅自此

閻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

始也

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

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註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諡也閻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文故云當作自縣賁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與閻氏同意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

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何云當作狐駘非臺也又云檀弓作臺音狐○鄭注曰戰於升

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曰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弔去纒而紼曰鬢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纒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紼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皆吉筭無首素總大戴禮文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

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會子問管仲齊桓公亟舉兵作

偽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

始也

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下殤用棺衣

閻按衣下脫棺字

自史佚始也

正義曰下殤謂入歲至十一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

也

注曰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

閻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

作而

由三桓始也

方樸山云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郊特牲正文其上文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不指三桓

潛邱駁之何故禮記集說黃氏曰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勢強始是舊說亦有以饗君指三桓者又引山陰陸氏曰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敬之也

禮也由三桓始也

閻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有此三句○注曰言仲孫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

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玉藻注曰蓋僭宋王者之後

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注曰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王制云殷

人縞衣以養老宋是殷後故朝衣以縞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

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注曰仕於大夫更升

侯同爾禮不反服 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

傳始用六佾左傳隱五年晉於是始墨僖三十三年○閣按始厚

葬始用殉成二年魯於是乎始鬢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社昭十年魯於是始尚羔

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

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

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原注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

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

論董淑妃言唐始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何云給鼓吹僅

可一用之平陽

昭公 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熙寧三年言春秋書作

邱甲襄十一年用田賦哀十二年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按

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瑛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

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嘆仲恭言端有味哉 集證後

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

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玉海唐吳王詒議劉存與長史

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為事始三卷○元圻案晁氏讀書附志類

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

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攷其所自來承開封人雙溪項彬序 書

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

廣之耳 晁氏讀書志雜家類續事始五卷偽蜀馮鑑廣劉孝孫所著又事

原錄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 司馬溫公論董妃諡議策禮劄子曰

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

典不足法也 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

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擱鼓曲有靈夔吼鸚鵡爭石墜崖壯士怒之

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

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鉦鼓之音

豈得接於閭閻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集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元城案江總字總

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狎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城先生語見徐度却掃編中袁絜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欐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閒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小說類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請革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見語錄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集無鼓字聽

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

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圻

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夫地

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

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

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閩按

潛夫論洗本作治何肥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元圻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貢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閩本無示字天下丁度為

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為幹色

青為牛首子為支色黑為身納音金色白為腹又如丙寅日立春丙為幹色赤為角耳尾寅為支色青為脛納音火色赤為蹄餘放此○元圻案說郭載土牛經一引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二釋籠頭繩索第四當即景祐所頒之書惟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撰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集韻者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圮上老人為隱君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

謂師黃石殆託意於土能剋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集證通志黃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元圻案東坡留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

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為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望人

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祖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

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劉夢得

上杜司徒書

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

知父子之可問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

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

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鉄者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顔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鉄 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顔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問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煤良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白香山詩云會家機上開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

鼂文元

全云名迥

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

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

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

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此真西山書慈

湖先生行狀後語 元圻案晁文元昭德新編上卷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 晁公武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文元諱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 唐趙璘因話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蔬遇著即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 慈湖語見西山慈湖先生行述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元圻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貴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戶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穢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 唐書百五十三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

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怒縊殺之元載傳見唐書一百四十五傳云大曆十二年三月賜載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盧杞見姦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

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集證河南府宜陽縣唐宋

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于洛水元圻案唐書文苑李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笑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

唐六典十四按摩博士一人從九品下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

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

佗傳云五禽元圻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

故真人之游若吹嘘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猿鸞視虎顧却是六禽又繆稱訓熊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葍蕪菁也郭璞云今葍菜也案江

南有葍案葍釋文作葍作葍似誤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以上葍谷風釋文張

文潛郭園送蕪菁感成長句詩蕪菁至南皆變葍葍美在上根不

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集證嵇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

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山地則變為芥亦橘種江北為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葍彼人謂之葍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眾郭有

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閻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弓旌獨

不及焉當時必有所自處者元圻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

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

毒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誣陷不得已

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罪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聞哀帝獄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

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幸太邱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又郭有道碑文序曰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也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辭曰棲遲秘邱善誘能教赫赫
三事幾行其招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

心常富見儉化篇季元衡集證曰名壽南紹興十八年宏祠科儉說曰貪饕以招

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

安性皆要言也閻按炳燭齋隨筆畜於己不畜於人謂之儉畜於人

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宋齊邱撰為已作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士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荀悅申鑒政體篇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術命本作方

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今本脫此三字許渾詩

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嘗云

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

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

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

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元圻案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詩云謂言彼草木於我何疏親於間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語見宋徐度却掃編下此言近於達

者元圻案王漁之子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宋史附見其兄王漢之傳 渙之滕元發塔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觀矣元圻案商子更法篇

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 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還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糜沸蟻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温子昇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原注

兒郎偉猶言兒郎懋攻媿嘗辨之○元圻案此條本吳晉能改齋漫錄樓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或以為唯諾之唯

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懋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懋去懋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懋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上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 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攻媿之說又曰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誘後亦應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誘注或作邪誘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真文忠公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元圻案司馬温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即仁義矣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

於已無薄於人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傳子一卷晉司隸校尉鶡鴒子北地傳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載傳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 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

之孝河海之慈

見藝文類聚孝部

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元圻案周密公謹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李桃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蓼莪云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孟東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為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元圻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 今陳龍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

問按本

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 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案每戶以五口為率則五千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之誤故王氏不據後漢志而據晉書地志

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

問按滿十字 何本有十字以上皆晉

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

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

萬元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

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

十四

問按孝

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尚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十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二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元圻案孝平戶數晉書地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芥隱筆記引作同舟于江其時在風泐者

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野筆記作陸其時在澤伊種之

利利筆記作喜乃稔之厄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圻案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宋史繩祖學齋帖嗶曰東坡以一聯

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一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

胡三省註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煬帝每所幸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

文辨誤十一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焯所作淺陋特錄三省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曾收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收為肢集證朱子云曾彥和

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圻案收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論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

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

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全云感慨係之○元圻案水經注十

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晉書陸機傳太康末

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都王

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

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為亂穎上雲為

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收雲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
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唐道和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象初賜爵
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邛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
文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
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樸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

饑荒羅鼎作粥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

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

秉彛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屢引之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

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

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元

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遲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比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書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官殿題署皆鵠書也水經注十六魏太和州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衛恒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

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全云詳見爾雅翼○元圻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莊子注十卷二十七

篇清河人晉議郎又莊子逍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為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即莊子逍遙遊所說之鵬鯢也莊子作鵬而宋玉作

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巾

信云巾古左字

程易田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為巾音徹不為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個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為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少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元圻案李善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玕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玕王巾製石刻作巾當以為據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个字个即个也且从倒艸以為竹从兩個个亦非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案見史記封禪書孟獻

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城隍神

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

闕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昔實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探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繡為對尚未工又云子作一句云魯壺為王室之鎮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圻案唐子西探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頁一作無窮時去年探藤藤已乏今年探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况有年越山探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為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

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

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合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即此

閣本作此即

轅生也

原注轅與袁同 閣按引高祖紀證即轅生已見洪

氏隸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元圻案洪氏隸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 集古錄載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以氏立姓曰袁 王氏急就篇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漢有袁盎 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為轅袁一族之証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

歐陽公

集古錄跋尾

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

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

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

閣按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

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賦敘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 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泰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之矣予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

原注來風貯石郵

楊文

公詩亦作郵

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元圻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不暇憶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出不歸妻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丁督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元圻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掩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揚二君李翱所

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元圻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馬永卿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韉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

無天甚矣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為罪也○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建偽號遣董待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

使曹王皋擊拔斬黃敗李良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即偽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銳甚燒陵廟鹵簿御物自謂無前渾瑊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卜

間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夾漈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為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肅宗七年改元

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德宗六年改元十四年明州將

栗鏗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僖宗即位初元四年王

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僖宗八年改元元年鄆賊鍾季文陷明

州四也景福昭宗四年改元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

也全云明州入亂天寶中吳令老是首禍栗鏗之後有裴甫王郢之後有鄆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鄆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瀚奏分越州之鄆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為名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竝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

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元圻案通鑑裴璩請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目差入

穀望之與少府李彊議曰為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李衛公浙西述夢詩序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迷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

素輕然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云禹錫等安能在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又絕韋臯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燕

駿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

其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一經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昌黎答崔立之書豈有意於

諸君子乎以上皆范文正公語○閣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何云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一也南蒯以費叛雖得

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為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

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永貞行耶前之任文後之訓注皆儉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方樸山云至論余并謂鄭注李訓亦有小人又

云柳劉輩坐不知人耳其意則何厚非司馬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叔文亦志在收宦官兵柄其輔順宗實能革除夙弊特進身不以正故一貶

而下流歸之○元圻案柳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召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韓文公作柳子

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負責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方

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繆稱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上德云學

常樅原注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有曰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樅呂氏春秋審

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二年種壽五年禱壽七年原注

語本考工記○元圻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閣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郎

事見北齊書本傳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

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何云米當為采見猗覺寮記○元圻案宋登猗覺寮雜記曰魯直與

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二

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原注四

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戰國策楚黃歇說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張說封禪頌曰四皇墳而六帝典蘇頲封東嶽頌曰墳作四而籍言七也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

硯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

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元圻案文選有應璩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此又一君苗也

文心雕龍鎔裁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

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

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案色何本作悅案板陸士龍集本作悅兄文章高遠

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

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

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元圻案張茂先謂陸上衡有才多之患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鄭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郡便

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

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一

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也

又有沙蠅原注玉篇蟲也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

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

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

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交廣木華海賦南澗朱崖

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或曰西薄或曰北接也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

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

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一作鍤成雲下鍤成雨士龍

集下鍤成雨鍤作鍤何注當移在此句之下 史記河渠書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 班固西都賦決渠降雨荷

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

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

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何云疑是田收○士龍集牧字下原脫一字

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蔚羅設禮記月令孟秋之月

鷹乃祭鳥王制鳩化為鷹乃設罝羅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何本旁注作罝

密罔彌山班固西都賦罝網連紘籠山絡野注方言曰絡繞也 張衡西京賦結罝百里述杜塞蹊司馬相如子虛賦罝罔彌山

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何云獸一作

京賦鳥不暇舉獸不得發注舉飛也真光赫之觀左思魏都賦應期運而光赫盤戲之至樂

也後漢張衡歸田賦曰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若乃斷遏海浦隔絕曲隈隨

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鮓赤尾鯪齒比目爾雅釋魚鱸鮓注鱸大魚似鱠

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又鮓鮓鮓鮓鮓鮓屬大者名王鮓小者名鮓鮓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

尾傳鱗赤也魚勞則尾赤 七命赤尾丹鯪紫翼青鬚 論衡魚之哆唇鮓

齒者鱗族畏之入之利口護諂者人共畏之 廣韻鮓音據魚名 物性志

鮓形似石首魚三牙似鐵鋸 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謂

不可紀名鱠鮓鮓炙鯨鯨烝石首何云古人石首本用烝食臠鯨

于祿字書臠通鱠 廣韻鯨力求切魚名 說文鮓海魚名 漢書王莽傳罔鮓魚 鯨音制異魚圖贊鯨魚之味其美在額 文選吳都賦

注異物志鰕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鰕及大魚不敢食之烝煮飲之肥美案即河魴也 郭璞江賦注字林曰鰕魚出南海頭上有石一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鰕也 山海經濫水西流注于漢水多鰕魴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 臞一作臞陸璣詩疏云臞可烝為臞 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

蛤之屬 江賦曰紫蚘如渠洪蚘專車瓊蚌晞躍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注臨海水土物志曰蚌則徑四尺背似瓦壘有文異物志曰蚌似車螯 潔白如玉 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

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 何云淪疑作綸 集本作綸 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

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又封禪書始皇南至相山 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 夫以帝王之尊不憚

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答曰於

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南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全云能字疑衍 錢氏大昕曰能即而字 恐有其言能

眞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元折

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垓范袞校刊二俊文集中一俊謂機雲兄弟也車茂安二書亦附見士龍集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

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全云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為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

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

昭昭矣何云此憤宋之滅而有為言之○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

荆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漢書地理志沛郡有蘄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書羅池詩序秋與鶴飛全云此追過沈存中

一層○元圻案宋陳善捫蝨新語曰楚詞以日吉對辰良以蕙殺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

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為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

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車積書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

鄭祭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號詩謂未必朱三能跋

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

於鄭祭何議焉方樸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集證黃震東發

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歎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元圻案唐書鄭瓘傳瓘字蘊武本善詩其語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 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瓘傳曰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吳泳鶴林玉露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祐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朱三能跋扈祗緣鄭五次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放器之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會建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爲曾極詠黃巢戰場詩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

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臺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宗御書閣為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寧宗聖製

水經注三十一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以上皆水經注文○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篠丈人一時在野

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閻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何云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遷於蔡三歲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

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

之資為詩元圻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問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北史何妥傳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 宋書隱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南史梁元帝紀帝諱繹魏軍入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

哉 北史崔儵傳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 通鑑齊武帝紀永平八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韓昌黎誌盧殷墓曰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

九嘆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

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 全云此注是正文 閻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

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圻案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

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與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閒七言學荀子成相元圻案

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為句腔峒摩天章貢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偃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崇紛麗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宋費衮梁谿漫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為知言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元圻案初學記水總載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

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 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瀾 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波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紆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

全云周博士行已程子弟子

跋

薛唐

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

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

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

刻畫吾忍觀之哉

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鄙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

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李微之

朝野雜記乙集五

曰秦璽者李

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

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

晉懷帝元年丁

卯改之亂没于劉石永和

晉穆帝元年乙巳改元

之世復歸江左者

晉璽也太元

晉孝武帝四年丙子改元

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原注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三年春二月槐理獲神璽大赦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

也開運

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

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

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已久矣

元圻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

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迺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曰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鄒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蹇序辰安惇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為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尤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周恭叔名行己元祐六年進士著淨泚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

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壬戌改元元年仁宗即位嘉祐仁宗三十四年丙申改元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寧宗十四年戊辰改元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玉海無御命以

下九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

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

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

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元圻案建炎以來朝野雜

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哲宗皆循此制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買涉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栻燕翼貽謀錄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負無前此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

禮再行於大觀也 宋袁袞楓小牘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為九寶其
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
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為寶璽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

有是哉

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

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 唐梁肅受命寶賦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人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 唐書百官志一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璽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璽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璽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璽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璽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璽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璽使天寶九載元宗以璽聲近鬼改理璽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續通鑑長編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改璽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璽為崇仁檢南招諫璽為思諫檢西中寃璽為申明檢北通恩璽為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

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

度宗

德祐初

開按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

賣降

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全云明季重武臣然唐通姜瓖

之流終降流賊若寧武靖南則宋末張順姜才一輩入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

原注漢官儀鹵簿管

晉有鹵簿圖鹵簿

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

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

唐有大駕鹵

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

唐書藝文志俱著錄

景德

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二年

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

仁宗元年癸亥改元

六年宋綬上

鹵簿記十卷景祐

仁宗十二年甲戌改元

五年

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

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綬取舊編益新制上

鹵簿記十卷政和

徽宗十一年辛卯改元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

己亥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鹵簿

也是之不圖而屑屑焉三十三卷為哉○元圻案唐封演聞見錄曰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楯首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 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字樂道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

斗謂北方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集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盟好之議翰林學士趙安仁多所參預撰答書又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覲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可附於今為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地理類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為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為弔慰使所錄也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原注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透於三十

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集證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御覽五百八十四

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洪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為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元圻案袁潔齋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 晁景迂儒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後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何云以得已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為佞夫也又云斷章取之○元

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曰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樸山云顧寧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此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本

作言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

鞮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鞮鞮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澁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廡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

鼂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

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元圻案景迂語見答李大同書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云高弟元板

作高弟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闕按見顏氏家訓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

里俗譎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

多以易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詈世人不復辨詰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翫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元圻案巧言為辯八字闕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風何云風當作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

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繇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

聚作曼友皆誤○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繇亡畢氏校本曰夙舊本作夙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去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去由說文繫傳口部各云呂氏春秋有仇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注見卷六第攷

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

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

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

起密嚴堂閣按當時春明宅子儻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

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宣獻公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瞻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 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而備放此五說酌中而作陳直齋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為稱 宋朱弁曲洧舊聞四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儻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慎大伊尹奔夏二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

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

云美玉按紀年卷上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琰

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原注註非何云注誠誤然紀年要是偽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節士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

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

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

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人全云又何

足考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

九人給戶三百○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京兆整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

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亦明開皇為劫數 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眇眇億劫混沌之中溟滓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高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劫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劫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劫號開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大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 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 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

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

元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

閣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非始於光庭也閣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曾元奘神秀並列一而新書則削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

耶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為疑辭以示其意○元圻案唐書傳奕傳奕相州鄴人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點

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

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

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

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際為

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復生回

復償報歆艷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熹觀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

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

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朱子曰宋

景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簡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職

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職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

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

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

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鄙至陋者為之陶岳五代

老志魏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二鄧自和道藏書目下載其全篇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

近世依託爲之

何云異端之書孰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李壁四十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北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

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域傳安息國臨嬌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註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爲皮之不柔者水經注二安息國畫革旁行爲書記也度人經曰敷落神眞普度天人注敷散也落布也乃散眞文布置諸天令其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卽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

種

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姜夔堯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與此文異石林

葉氏

避暑錄話下

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

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

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爲帛是

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

請皆姓釋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

其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高僧傳云帛戶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與經符遂爲永式○元圻案廣宏明集

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
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
也水經注一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
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
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四十二章經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
名曰沙門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
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
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
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
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晉書佛圖澄傳石勒稱澄為道人高僧傳釋
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住新安為鎮寺法王錢氏養新錄十九六
朝以道人為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
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
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漚酪可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于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而盛
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
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何云祝
謂祝髮

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
齋弟子曰三代
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

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
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

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

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
故不行於中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前乎吾有為此言

者荀濟也刑餘之民恨入骨髓○元圻案晉書載記姚興傳興託意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
臺於中官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
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
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
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檣盛經
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書呂刑民興胥漸泯泯勞勞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秦之故始皇采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
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
外戚傳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實不得不讀老子
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
皆敗語在江充夙傳又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
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又王莽傳前輝光謝囂奏武功
長孟通汲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
於天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
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
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駕
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

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
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圻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

二百二十二年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
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
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
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一論
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厭苦世界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
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
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
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
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文選李善注按春秋莊

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
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
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
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元圻案水經注一法顯傳曰恒水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
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
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俗傳四月八日為浴佛日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

其來遠矣

何云東漢尚讖緯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 方樸山云史記
趙世家載扁鵲語云秦讖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
而藏之則讖所從來久矣 全云此讖字不可即指漢人讖緯之書何氏亦
因泗水而附會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
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

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為一條 集
證陳善捫蝨新話傅奕與蕭瑀論

佛瑀曰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
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
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梁觀
國字賓卿番禺人胡致堂為作墓誌稱為海濱奇士著議蘇文五卷駁其羽
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

矣曷為求之他

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為一條○元圻案李壽翁
名椿洛州永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為作墓銘
稱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於用

通典唐有符祇正謂之視流內

原注祇呼烟切胡神也○元圻
案通典職官一隋置九品品各

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
品品各有從謂之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
正祇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
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祇正自註祇呼朝反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
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祇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宋敏求
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祇祠又十朱雀街

之第三街次南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自註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說文元部祆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千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天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

文忠講筵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元圻案文忠又云鑑止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

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

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元圻案梁書侯景傳臺城既陷高祖雖外跡已屈而

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紀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狄梁公曰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為深省

唐有代宗卽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卽元宗也皆因避

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為真武元

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真經若迎真

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

女真遂為亂華之兆集證宋史祥符五年真宗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尊號曰聖祖以為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

事也

集證宣律師和尚唐初僧○元圻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黃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雲屯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頑盧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齋因其疑而決之

乖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證中山詩話王丞相嗜諧謔一

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遠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傅出入師子經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

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

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元圻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

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璉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銘曰魏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傅維道人躋道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姚令威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蹟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

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

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

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今山谷集作不任當從之資生行乞

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

今也毀中民十今山谷集作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

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

食所在常千今山谷集無千字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

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

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曠以浮屠氏而能為此

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元圻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

毀五層浮圖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

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週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充兩稅唐僖宗七年

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巢之亂藥山惟儼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

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支既然如此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元圻案此眞西山送高上人序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

德士其相反如此元圻案邵公濟問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爲道士古今

事不同如此梁谿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

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擊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

閣原注此卽蘭若也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會能改齋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

五

上宮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萬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
肅求烟震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注見前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

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

為之何哉何云馬定遠云唐以老子為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

僧尼道士耳○元圻案周書宣帝紀帝諱贊高祖長子也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合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為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奉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

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跋楊和父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

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

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

發人矣何云操竿影草早為所奪山中無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以此推之則知利

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

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

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

忿疾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顛誣韓以藥山誣李皆釋氏之徒借二公以重其

師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妄息欲冥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楞嚴經

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 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禪師
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
照覽無碍謂之慧 白香山云定為慧因戒為定根 法苑珠林佛變火坑
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遍覆水上 楞嚴經引諸沈冥出
於苦海又云既行布施然後越生死此岸到菩提彼岸 徐陵雙林寺碑濟
是沈舟能升彼岸 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 樓攻媿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
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頓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
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即此可證
釋氏之誣 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三普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陀大士作彌
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
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元圻案真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 晁氏讀書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 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澗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脩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 吳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為懷憂

本無憂愛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 魏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序曰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登以明經勵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士宗仰云

鄧志宏 南劍天寧 塑象記 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

撒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

道其然乎 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上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

通鑑 唐武宗紀 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

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元圻案此條全錄考異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記也 通鑑會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

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作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舊唐書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絳州萬泉人子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吏傳下薛平河東寶鼎人新唐書一百六十四薛平傳平父順為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四十八議釋教下太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温公通鑑考異引之似誤大和為元和薛平為薛平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方粹然心齋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話一言奉為格人元龜之訓故丹青點勘至於再四與閻先生校本合之為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讀也

潛邱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邱又三屬人入鄞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卽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勒諸目次之前其風味更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真實如此後學胡可忽諸又按謝山同谷書院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韓偓之間良無所媿而其學術獨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真

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為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因警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二月古革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男忠錫孫 孝瀚 校字

道光五年乙酉正月開雕八月
竣工杭州愛日軒陸貞一董刊

因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道
光
五
年
乙
酉
正
月
開
雕
八
月
竣
工
杭
州
愛
日
軒
陸
貞
一
董
刊



